

钱氏家风代代相承

□ 尚殷

西子湖畔，钱王祠的红墙与白梅相映成趣，成为春节期间的热门打卡地。这位以“保境安民”著称的吴越王钱镠，不仅留下了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的千古柔情之句，更以其家规和家训为后世子孙铸就精神脊梁。

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。”寥寥数语，道破钱氏家族的“家国观”。从北宋钱鏐到近代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，一代代钱氏子弟以天下为己任，在科技、教育、文化领域开枝散叶。

诗书继世，品格铸魂

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村，这位中国力学之父、上海大学“永远的校长”，正是吴越钱氏第三十五世孙。钱伟长在《谈四叔钱穆》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家风：

“我们家有一家风是好的：长辈教育孩子，从不疾言厉色，更不打骂，而是示范、启导、熏陶，家父与四叔都是如此。祖祖辈辈都鼓励读书上进，学业有成。”

钱氏一族以书香传家，“子孙虽愚，诗书须读”，从钱穆开始，就深知读书的重要性。钱伟长的祖上曾有五世同堂的鼎盛时期，然而，即便在这样的“高光时刻”，钱家也从未迷失于物质享受，从为人处世到修身齐家，钱氏族人入心术端正、以勤俭为本，力求守住家族基业，传承精神财富。

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清末秀才，家境清寒却不改其志，始终坚守家族传统，注重教育和品格的培养。钱伟长的父亲钱肇和四叔钱穆继承了钱承沛的衣钵，以教书为业，后来，即便家道中落迁居荡口镇，父亲钱肇仍坚持“诗书不可废，气节不可丢”。

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这种对学问与品格的坚守，成为钱氏家族绵延千年的根本，也让钱伟长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熏陶，最终成就

了他“利在天下”的家国情怀。

时代洪流中的传承与担当

钱氏家训的传承，绝非简单的教条复制，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智慧，它在每一代人的实践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。钱伟长的一生，正是这种传承的生动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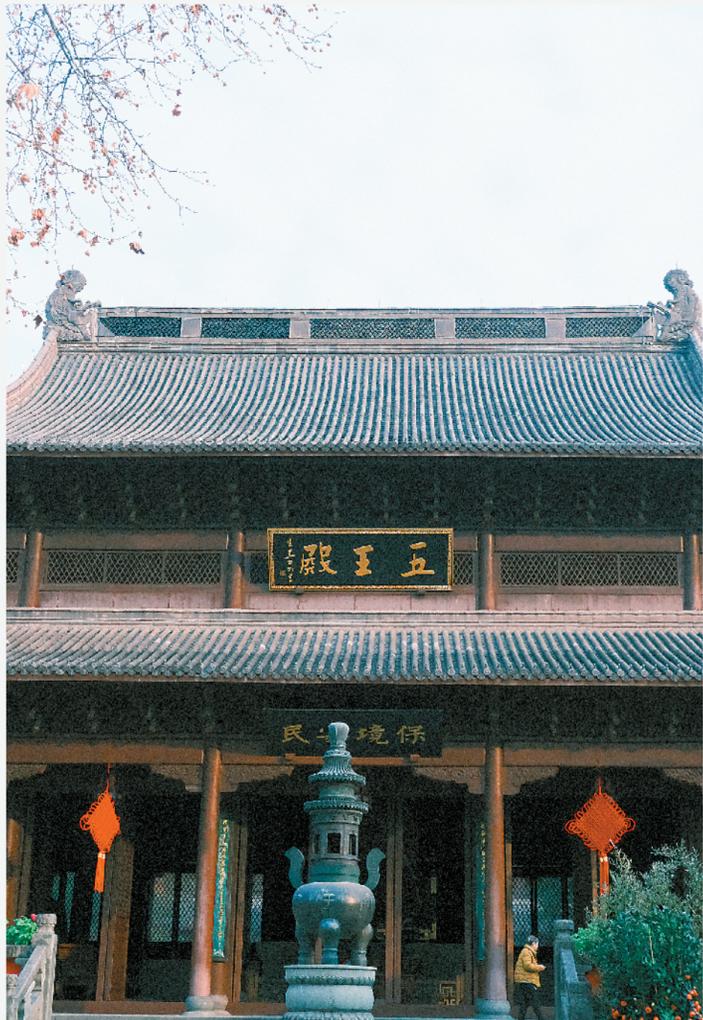
钱伟长自幼受四叔钱穆“文化报国”思想的熏陶，深知学问不仅是立身之本，更是报国利器。1931年，他以中文和历史双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，却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毅然弃文从理，立下“科学救国”的誓言。他曾说过：“我没有专业，祖国需要就是我的专业。”即便面对物理学科的零基础，他也毫不退缩，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从文史天才到科学巨匠的转变。

1946年，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，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，师从“世界导弹之父”冯·卡门。在科研事业蒸蒸日上之时，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待遇，毅然选择回国参与建设，这种“家国一体”的情怀，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无论是从事力学研究，还是担任上海大学校长，他都以国家的需求为导向，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。

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，钱伟长提出了拆除“四堵墙”的教育思想——拆除学校与社会、各学科之间、教学与科研、教与学之间的壁垒。他强调，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专业人才，更是塑造全面发展的人，能够为社会、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人。钱伟长“培养全面发展的人”的教育理念，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革新，更是对家风家训的现代诠释。

这种家训的传承，让钱氏子弟在每一个历史关头，都能以家国为重，以天下为先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坚守初心、担当使命的典范。



一条石板路

□ 张锦凯

夜深了，雨水滴落在石板路上，清脆，婉转。一场春雨过后，晨光下点点新绿也渐渐从那油光黑亮的青石板缝隙里探了出来，让石板路在沧桑与厚重中展露出几分生机。

一条石板路，嵌在大山上，顺着山势，从山脚一直蜿蜒到山顶。

没有人知道石板路始建于何朝何代，也没有人对它的存在有任何的好奇与异议，似乎它本就应该在那里。一条石板路，年复一年地沉睡着，任凭风雨雷电的洗礼，毫无怨言。即使这样的沉默，也抵挡不住时光在它身上留下凹凸不平的伤痕，无数的磨难，无情的修炼只为那千年的坚守。

一条石板路，置身于古朴小镇或繁华城市之中，在或热闹或安静里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在丽江喧嚣的四方街，在重庆的山城步道，在成都的宽窄巷子，在江南水乡的弄堂小巷，走在质朴的青石板路上，感受光阴背后的故事，品味历史中的悲欢过往。也许，在每个人的旅途上都走过一条石板路，而石板路则是承载游人的脚步，传承历史文化的记忆。

白天游人如织，入夜万盏灯明，一条石板路，人间烟火气，听涓涓细流，望参天古树。然而，有时候人太多，太杂乱，压得它喘不过气。石板路总是在黎明被“唰唰”的扫地声吵醒，但这也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，独享这份难得的安静，聆听自己的声音，因为那些由东到西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的吆喝声即将让石板路“沸腾”起来。附近的溪水缓缓地流淌，日日更新，生生不息。路边的古树又发新枝，也不知绿了多少回。而石板路却在缄默中日渐老去，偶尔翻修也是修旧如旧，在斑驳和苍老中演绎历史的悠长。或许，一条石板路所承载的春秋和故事，没有人去深究，人们爱的，只是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
守候千年的石板路，人们惊异于它身居深山，耐得住寂寞的坚韧；屈服于它潜藏繁华闹市，也能保持最自然朴素的本真。多走几次，渐渐地就会发现，一种古韵穿透灵魂，自己也成了那一条让人肃然起敬的石板路。

上海人的“吃头势”

□ 吕传彬

上海人经常说“头势”。吃的食物很甜，就说“甜头势”。同样的，觉得很苦可以说“苦头势”，很辣就是“辣头势”，还有“香头势”“臭头势”“好头势”“坏头势”，等等。“头势”通常表示程度很高或某种厉害的状态，和普通词语“势头”的意思有一点相似之处，但远比后者用得广泛。

何谓“吃头势”？拿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《安家》来举个例子。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：房店长一大早就拎着2杯豆浆和4个包子走进办公室，坐下后他将吸管插入豆浆杯，2杯豆浆都是一口气喝完，紧接着4个大包子也被他三口两口就吞下肚，同事们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让他们惊讶的是一个姑娘家的吃相和肚量，那么多食物被她风卷残云般地消灭，此可谓“吃头势”。

民以食为天，每个人都离不开吃，但这通常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能让吃成为“头势”的，多半是胡吃海喝。记得当年从黑龙江农场返城后，我们几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知青在闵行聚会。那时闵行区在上海还属于偏远地区，商业不怎么发达，我们在一个乡镇小饭馆吃饭，把店里菜谱上的菜叫了个十之八九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当时也没数有多少道菜，后来看拍的照片才知道，我们一共点了18道菜，另外喝掉两瓶白酒，还有数不清的啤酒，乃至桌边空瓶“林立”。这样的“吃头势”就是图一个痛快。

如今的上海，饭店酒楼、面馆点心铺，多到难以计数，但似乎家家都生意兴隆。别的不说，各大饭店每年的年夜饭都要提前好几个月预订才有座。有些人在吃年夜饭的当晚，就将来年除夕晚饭的订金给付了，让其他人想订都没门。至于上海人年夜饭的规格，无论在家还是去饭馆吃，八冷盆八热炒是标配，还得加上一个汤菜和几道有咸有甜的点心。结婚喜筵或者寿宴，桌上的盘碟也不会少于这个数。此处“吃头势”讲的就是体面和排场。

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好几档节目每天介

绍市内的餐馆饭店，我看了几个月也没见重复内容。教人如何烹饪的节目也是五花八门，“疯狂的冰箱”“淘最上海”……光看这些美食节目的名称，就能想象沪上吃货对于美食的热爱。更有那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网民食客，敲一下键盘，再配上几幅他们拍的照片，就“捧红”了一家又一家的饭店餐馆。以前只听说有“追星族”，而上海如今又生出了“追食族”，只要是网红推荐的饮食店，距离再远他们都要去打卡。

晚清文人徐珂曾这样描绘上海：“沪多商肆，饮食各品，无不具备，求之至易。”这最后4个字正是形成上海人“吃头势”的关键，即想吃什么，在这个海纳百川的城市里都能吃得到。上海历来就是吃的天堂，其“吃头势”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可能正是因为上海人太注重吃，让一个“吃”字在沪语中几乎成了无所不能的用语。只要是往肚子里送的，通通叫“吃”字做动词，吃饭、吃酒、吃水，费时叫“吃辰光”，开车遇到红灯受阻叫“吃红灯”，事情办不成叫“吃壁”，受到批评是“吃轧头”，形容一个人很受欢迎叫“吃价”，最有趣的是，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称为“吃伊(她)”……

在上海，不仅“吃”这个字用途广泛，而且很多常见的食物也被拿来表达各种各样的含义：馒头可以用来指膝盖，叫作“脚馒头”；油条可以用来批评有错却屡教不改的人，称其为“老油条”；豆腐皮打成结叫百叶结，常被上海人拿来烧肉或煮汤，而形容乱搞一气或者捣乱，上海人就说“乌(乱)搞百叶结”。此外，有几样食物如果上海人请你“吃”，你就得小心了。“吃辣糊酱”，意为给你一点苦头吃；“吃空心汤圆”，就是口惠而实不至，或者有承诺却食言；用弯曲的中指和食指骨节处敲打别人头部叫“吃毛栗子”，孩子不听话或太顽皮，父母常常会说这样吓唬他们。

上海人的“吃头势”，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得到。



春天的盛妆

□ 姜海霞

晨雾还未散尽，檐角垂下的露珠里已折射出万千碎金。昨夜听了一宿雨打窗棂，今朝推门时，才惊觉春天竟是这般浓墨重彩地扑进眼帘。

山野的褶皱里，桃花梨花杏花正把云霞往枝头赶。那些矜持了整冬的苞蕾，此刻都在微凉的晨风里松开指尖。浅粉深绯的绢帛层层铺展，漫过田埂的刹那，连泥土都染成了胭脂色。老农扛着犁头经过树下，肩头落着三两片花瓣，倒像是春日特意赏给他们的徽章。

道旁的玉兰早已按捺不住，肥厚的花瓣像白瓷碗倒扣在枝头，盛满隔年的月光与霜色。孩童举着竹竿想要够那最高处的花盏，惊起一群麻雀，扑棱棱掠过缀满连翘的金色

瀑布。街角理发店的老师傅推开玻璃窗，让垂柳的新芽在镜前拂动，给每一位顾客的发梢都染上青翠。

河岸的芦苇荡里，绿意正沿着水纹悄悄爬行。去年枯黄的苇秆还在风中沙沙作响，新生的嫩芽已从旧壳壳里钻出来，仿佛春天给每株植物都备好了新衣裳。野鸭领着毛茸茸的雏儿游过水面，雏鸟的绒毛沾着柳絮，倒像披了件鹅黄的绒毯。

砖墙缝隙的苔藓是最用心的绣娘。它们把积蓄了整个雨季的绿，一针针绣进石头的皱纹里。紫花地丁从水泥裂缝探出头，用细碎的星子给灰扑扑的角落别上胸针。连流浪猫走过时，都要调皮地在缀满婆婆纳的草地上打个滚，让草籽沾满蓬松的毛发，把春天的

气息带到那些更幽闭的角落。

公交车台，盛放的樱花，层层叠叠，浩浩荡荡。温柔的东风吹过，樱花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不意地落在行人的发梢、肩上、背上，倒似可遇而不可求的精心装饰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心里窃喜。卖花人迎面而来，三轮车上满载着鲜艳的芍药花，绸缎一样丝滑美丽的多重花瓣，簇拥着扑面而来，在春晖里绽放，流淌……似乎整条街上都铺满了鲜花。

等到月亮挂在丁香树梢，夜风便成了神秘的调香师。她揉碎玉兰的冷香，调和桃杏的甜暖，再添几缕新茶的清香。这春意浓浓灯火阑珊的迷人时刻，连路灯都成了提着琉璃灯盏的侍女，静静守候着春天最华美的晚妆。

张成林 摄